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業編庶徵典

第一百三十六卷目錄

人事異部彙考

漢書五行志

南齊書五行志

宋會要怪怪斷經

晉書占

唐書占

宋史占

元史占

人書異部總論

書經

周易

春秋

四傳

左氏六年

人書異部藝文

彈正谷疏

通鑑

人書異部紀事

五行志

漢書

五經典第一

百三十六卷

人事異部彙考

傳曰木無食不生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

禽獸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

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有功有假玉

之度尊卑有和見之節田特有二種之制飲食有享

歐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待勞在勤勞榮諱在安

百

自

古

圖

書

卷

六

文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十三

一百零十四

一百零十五

一百零十六

一百零十七

一百零十八

一百零十九

一百零二十

一百零二十一

一百零二十二

一百零二十三

一百零二十四

一百零二十五

一百零二十六

一百零二十七

一百零二十八

一百零二十九

一百零三十

一百零三十一

一百零三十二

一百零三十三

一百零三十四

一百零三十五

一百零三十六

一百零三十七

一百零三十八

一百零三十九

一百零四十

一百零四十一

一百零四十二

一百零四十三

一百零四十四

一百零四十五

一百零四十六

一百零四十七

一百零四十八

一百零四十九

一百零五十

一百零五十一

一百零五十二

一百零五十三

一百零五十四

一百零五十五

一百零五十六

一百零五十七

一百零五十八

一百零五十九

一百零六十

一百零六十一

一百零六十二

一百零六十三

一百零六十四

一百零六十五

一百零六十六

一百零六十七

一百零六十八

一百零六十九

一百零七十

一百零七十一

一百零七十二

一百零七十三

一百零七十四

一百零七十五

一百零七十六

一百零七十七

一百零七十八

一百零七十九

一百零八十

一百零八十一

一百零八十二

一百零八十三

一百零八十四

一百零八十五

一百零八十六

一百零八十七

一百零八十八

一百零八十九

一百零九十

一百零九十一

一百零九十二

一百零九十三

一百零九十四

一百零九十五

一百零九十六

一百零九十七

一百零九十八

一百零九十九

一百零一百

一百零一百零一

一百零一百零二

一百零一百零三

一百零一百零四

一百零一百零五

一百零一百零六

一百零一百零七

一百零一百零八

一百零一百零九

一百零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三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四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五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六十

一百零一百零七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七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七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七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七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七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七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七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七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八十

一百零一百零八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八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八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八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八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八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八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八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八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九十

一百零一百零十

一百零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一百零十三

一百零一百零十四

一百零一百零十五

一百零一百零十六

一百零一百零十七

一百零一百零十八

一百零一百零十九

一百零一百零二十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藥編卷微典

第一百三十六卷 目錄

人事異部彙考

漢書五行志

南齊書五行志

宋會要怪怪斷經

晉書占

唐書占

宋史占

元史占

人書異部總論

書經

周易

春秋

左氏

公羊

穀梁

周易

周易

周易

周易

周易

周易

周易

周易

周易

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遇雷轟晴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委與役作爲姦計以

愚民財取木失其性矣若工匠之爲輸矢者多傷敗及木爲孽性是爲木不曲屈

傳曰秦法律逐功臣爲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陽輝明者也其於王者南而鄭明而晉晉云知人則能官人故空桑栗群賈而命之

朝達四侯而放諸野孔子曰沒濟之謂君受之恩不

行焉可謂矣假令分別官人有辱師由舊章敬重

功勳殊別邈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遇道不爲

或燭虛鶯鳴夫昌黎勝止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

及溫姜委赴梁宗廟廟宮廟廟典師衆弗能救也是

爲火不炎上

傳曰好戰攻堅百姓篤鄰都役遠則金不從革就

曰金西方萬物皆从發氣之始也故立秋而萬物零

秋分而微蒸降於王者出軍行師把旄杖節

乘抗威所以征止暴亂也昔云有虞季徵如

大烈烈又曰董子戈載戰弓矢勤靜應節所以犯

難忘其友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遇食欲恣慾

宜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錢金鑄金

水潤溼不盛者衆及當燒皆是爲金不從革

傳曰治苦室偏益樹內通亂和親威傳父兄則祿猶

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化也如此則土得其

博不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奢民豈時又有

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

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有功有假玉

之度尊卑有節田特有三軒之制飲食有享

歐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待勞在勤勞榮諱在安

百也傳之於王者爲內祿官

性美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草之災而草木百貨不熟是爲耗損不興

曰水北方終盡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

神放越聖人爲之示廟以收魂春秋祭以終孝

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壇燔祝神祇望秋山川懷柔

百神亡不宗事懷其靈誠我其靈故鬼神歆享多福

助此聖王所以順奉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

亦奉天時十二月歲得其氣則凶陽調而始成如

此則木得其性矣若遇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

其性暮水暴山川用過營壘鄉邑漏人民及淫雨傷

稼穡是爲木不潤下

經曰善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

五曰思六曰夢七曰使八曰明九曰聽十曰唇是作

肅從作艾明作慾慾作謀肅作聖休肅曰肅時雨若

艾詩時雨若謀時雨若謀時雨若聖時雨若合聲曰狂

恆雨若備煩暑若舒微若急急惟寒若煦風若

唐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聲咎在厥面而厥聲若

肅則有服妖時則有羣孽時則有難辟時則有下體

生上之病時則有眚吉利唯全洽木貌之不恭是

謂不肅肅也內曰恭敬曰敬人君行禮貌不恭

怠慢懈怠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在也上

地下禁則陰氣勝故其咎常雨也木傷百穀食不

足則耗並作故其惡也一日民多召雨或形貌

醜惡亦是也風俗江漫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

服故有黑妖水劫動故有蟲孽於易見爲難難有冠

距文武之異不爲威氣犯氣敗故有虧耗一日木歲

難名死及爲慳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懈怠者君在南方爲夏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其德也各合秋
日夜分寒者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更故現陽則
我秋陰常雨也陽則春夏陽早也下至冬夏日夜
相反亥子殊絕水火之氣不相併故此現陽常宜
傷寒害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性也惡順之其氣而復
好復到我說我有驕氣之學掌脉序脉說以忘於
天文故致羊角頭常雨故爲蟲生也其氣也平木本
所生故致羊角頭常雨同應此氣見日暮昏秋氣陰
陽相敵木本盛故能胎井吐此一車耳微痕矣庚
解告同體不得獨異

則多病曰瘧疾者故有口舌利金色白故有白晝而
祥凡三傷者病金氣令氣病則木冷之其極變者猶
之其極白瘧氣則遺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
天文西方參爲虎星故爲毛蟲
傳曰西方參爲虎星故爲毛蟲
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蟲妖時則有羊厥時則有
日病則有赤亦赤詳惟水火火之不明謂是謂不
知也詩云蕩蕩不明以亡郢郢不明爾德以
亾背亾仄宮上不明昧臘微則不能知悉惡視近
脣長數寸功受食有形者不殺百官廢失在
舒緩故有咎也日暮著衣病民人故疾也
謂常奧也與則冬溫春再不復傷病民人故疾也
誅不行則霜不殺草蟲臣下則殺不以時效有草妖
凡妖則則以風言則以詳則則以聲視則則以色者五
色物之大分也。在於告祥說聖人以爲草妖失喪之
明者也。溫蟲主蟲故有蟲之孽。蠶繭之類當此
不免未常得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灾也。則殺以爲草妖
心思不然而生或於故而爲災也。則殺以爲草妖
下暖剛而包柔半大而不得解則爲氣匱故从羊耳角
一曰暑瘧羊多死矣死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細者
者故有目翳火色赤故有赤亦赤詳凡視者病火
氣火氣傷則水滯之其病疾者順之其病曰瘧氣則
稱傳曰有弱蟲之孽。瘧氣說以爲於天文西南陽氣
島蟲故爲弱蟲氣亦從弱爲故爲難於自存若無
非是庶幾之弱蟲氣亦從弱爲春秋冰火也小人不善
者故有目翳火色赤故有赤亦赤詳凡視者病火
無冰然後看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歲不逢行茲
雨則咎咎者雨四至而溫宜安乘遠氣謂亂氣

而生蟲知罪不諱詛謂衍其奧夏則殺人各別物
華實雖過不誅茲以微其咎寒暑與六日也
舊曰聽之不惡是謂不謀庶苟念厥慎固
時則有疾氣時則有魚鹽時則有豕病時則
有苦害時則有魚鹽時則有豕病時則有耳病
上偏寒不應下偏熱寒則不能謀利害失所故
其咎急也蓋冬日短夏以殺政從追逼其罰常
寒也寒則不生百貨上下俱省其種食也皆勤猛
而閉下臣夏粟而寒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
鼓惑寒氣動故有魚鹽事以爲患恐能產處非極
陰也魚水本寒而地也易於火爲土亥亥大耳
而不聰察寒氣故有豕禍也一日驚歲或失亥耳
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病木色忌故
有黑眚黑眚凡傷寒者病水氣水氣寒則火冷之其
極食者順之其禍曰當割耽耽佛曰有介蟲孽也庶
徵之後寒弱而以爲春秋無甚應時之末世好徵微
弱而病弱政在后亥歲也已故稱春以爲驗始封皇帝
位尚幼委政后主空於耳則堪炮封皇室
萬信使以太原郡爲尋宮室苑圃自恣政策斷焉
故天冬雷以至春不絕閼以沙危急於逸近之變
也始皇置冠履惟作亂始皇隸之斬百數百級大
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還四十餘家於
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之間誠急如此寒
氣輕也其效也猶以爲大雨霏霏之未到則向以
雨雪及大木葉限隔殺枝草皆寒之未到則向以
爲常雨過殺不似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陰氣謂避命
居異氣遇過深當寒而寒盡六日方爲晝正不詳

茲謂養敗寒七十二日教薰食道人始去茲謂傳玉
寒物無霜而死浦水出載不量敵茲謂好舍其寒雖

雨物不茂閑善不孚厥咎靜

傳曰思心之不處是謂不聖嫉若高氣制性風威極

困短折時則有虧傷之熱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肅

時則有心魔之癥時則有貨害黃精略明有金木水

火治土思心之不處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虛也虛

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寃否何以觀之擬言上不寃大

包容臣下則不能居上我觀義以心爲主者皆

皆失則區區識故其咎也雨旱求奧亦以風爲

本四氣皆亂故其謂帝風也常風傷物故其稱因知

折也僕人曰因禽獸曰知少木折一日凶大也見

表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處中肥而包心者脂

也心虛露視故有斂夜之疾一日有斂端而夜

爲妖者附夜行人衣澤之象也一日夜者雲風

並起而含臭故其謂常風也潤而風則生煙有

禍蟲之孽利向以爲於天實爲木卦在二月四

月德陽而治土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

有革擊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革者色也土

爲內事爲女夢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

思患思心氣靈反有牛狀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也

也及人則多病心羸者故有心魔之孽而凶一曰革畜

告黃解符凡思心傷者炳土木氣病則金木火

治之故曰若則有金木火火土不言惟而雷曰時

賊者非一衡氣所診明其異人也其極曰凶短折

順之其禍曰考終命劉欲思心傳口時則有氣蒸之

孽謂疫也京房易傳曰潛龍勿用聚遯同志

至萬曆庚辰異其風也不不無物不長雨小而傷

政忤德輒謂風先風不雨大風舉起屋折

上政芸謂不厭厥風大兵發原厥微不理茲謂禍厥

風絕經轉止卽溫濕卽疫毒封疫謂不統厥風疾

而極不殺我不辟不忌殺和茲謂無深藏風不搖

木早無災湯木公常於利茲謂風厥風樣而溫生蟲

蠻害五穀乘正作淫茲謂風厥風溫疫蟲起自益

人之厥不朝茲謂厥風無極地變赤而殺人

傳曰皇之不穡是謂不遠厥咎此則疫陰而殺弱

時則有射厥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蘭時則有

下人伎上之新時則有日月亂行星星逆行單之不

能是謂不建皇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親言說聽思

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商失在形怪故

其變也土王生下承天理失於天則疫於天

氣亂萬其罰當也一日上天失中則下彊蟲而敵

君明也易九爻有悔裏而以高而亾民質人在

下位而上輔如此則君若有兩面之舞而凶一人之助

交於外取不遠茲謂不知棄白春明而大溫而雨

轉卑不別茲謂壞紀三出己三辰除日出且

雨臣謂正謂陽中現而外專夫妻不嚴茲

謂蒙脫與會婦人摘國茲謂須兒白晝日中赤妃

四背又白蛇雙出日中妻以貴高大茲謂擅陽變四

方日光不陽解而溫內取茲謂禽貌如禽在日旁以

尊降祀茲謂薄嗣道而塞之天通如夜星見而赤

女不始姑謂棄夫炮白在日偏黑就果之氣正直

妻不順正謂陽中現而外專夫妻不嚴茲

謂蒙脫與會婦人摘國茲謂須兒白晝日中赤妃

四背又白蛇雙出日中妻以貴高大茲謂擅陽變四

方日光不陽解而溫內取

解復蒙下專刑茲謂分威蒙面日不得明大臣厭小臣茲謂敵棄微日不明名解不辭大風發亦雲起而

蔽日赤不遮惡惡謂蒙棄尊封用事三日而起日不見晦日也茲謂日無光有雨雲雨不

晦廢忠誠技術謂蒙大充滿而惡蒙蔽日不晦有逸民謂不明豈滿者日光公不任職惡謂不補

蒙白三辰止則口奇者而棄心用臣進善君不武茲謂過蒙先小雨也口承之而日不明惡在位謂消復國藏微而日不明一遇一寒風揚塵知依

厚之茲謂蒙衰而惡君故棄其謂口燃災雨露雲技术亂五穀也而大霧庶正惡惡謂生孽災

厥異甚此皆陰季之類云

南齊書

五行志

我曰失威儀之制怠慢惑惑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謂上無威天下既不敢又肆其樂肆肆之則不

從天不敬其君不敬其政則陰氣無所散謂常雨執傳又曰失熱而狂下怠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

法侵制不顧君上因以并憤殺氣毀故有難稱一日水歲多死凡及爲怪亦是也上下不相信大臣義尤

民爲寇盜曰厭極惡一日民多被刑或形體慘

風俗慢懶簡易度則爲輕奇枉之服則日暮則

有服放

貌傳又曰危咎見則天地之異生不育者皆故曰青

告爲惡刑凡貌者全洽木金銅氣相連

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肅其過在腎失

紀風于陽則爲陰于陰則爲大臣之象專恣而氣盛

故罰常風心爲五事主猶爲五行主一曰陰陽相薄傷氣多爲風其其也常風陰氣多者陰而不雨其其也常陰一曰風生起而蟲游以應常於兩象也言傳曰言易之變西方曰兌爲口人音通差無莫刑法不一致從其事或有師旅亢陽之節若動我勞民是言不從人君失火聚政令不從風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則旱象至故曰厭罰常害也

言傳曰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畏嚴刑而不敢言則必先發于歌謡謠口事也口氣逆則惡言或有怪謠焉

言傳曰氣傷則兵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病金者曰故有白眚若有口白爲惡祥

聽傳曰不聰之鬼見則妖生于耳以類相感故曰有鼓妖也曰聾屬疾故

傳曰玄之不極是謂其咎在器亂失敬故厥咎

露思心之咎亦甚天不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物之

失始則害天氣類相迫也天者德于下而逆于上

雲者起于山而彌于天大眾動則其象應故惡而常

陰王者失中臣下強盛而敵君則雲陰亦衆多而

蔽天光也

宋史三百怪斷經

嘴墮占

子時主酒食 丑時主女恩 寅時主女相和 卯

時主財貨 辰時主酒食 巳時主人來財 午時

有客來 未時主酒食 申時主驚不利 酉時

主人來求 戌時主和合 戌時主吉利

子時主百怪斷經

子時主食

丑時主女恩

寅時主女相和

卯

時主財貨

辰時主酒食

巳時主人來財

午時

有客來

未時主酒食

申時主驚不利

酉時

主人來求

戌時主和合

亥時主吉利

子時主百怪斷經

戊時主爭口舌

亥時主有詞

子時左主貴 右生酒食 丑時左主憂 右主入思 宾時左主行人 右主吉 卯時左主貴人

右主平女 晴時左主客來 右主者己時左主酒食 右主凶 午時左主得意 未時

左主吉 右主喜 申時左主財 右主文思 西時左主主信 右主客至 戌時左主德善 右主

酒食 戌時左主貴人 右主官事 心驚占

子時有女人思 丑時忌事不利 寅時有客來

卯時有酒食 晴時有喜事 巳時有大獲 未時

主有酒食 未時有女人思 申時主喜事 酉時主有信 戌時有官客至 戌時主惡服夢怪大凶

耳觸占

子時左主女恩 右主失財 丑時左主他喜

壬時左主失物 右主心急 卯時左主

坎何 右主失客 臣時左主得意 右主行人至

巳時左主生財 右主大吉 午時左主后

親人至 未時左主他役 右主遷人來 中時左

主有入 右主吉 丙時左主失財 右主吉 戊

時左主遠行 右主康 亥時左主吉 右主凶

丑時主有争事 丑時主有喜事 大吉 實時

主有酒食吃 卯時主有達人來 晴時主有喜事

事大吉 巳時主失財物不利 午時主有喜事

未時主有奇貨 申時主有客来酒食 西時主

女子至婚事 戌時主有争口舌 戌時主有词

管絅輯要

人物部古

天地之道人爲貴也人者修己則貴爲德爲福不仁

則爲禍爲殃故薄曰欲由人與人無義也凡人有政

變不合時常則天地示吉凶之應也

人好榮會飲食將餽米貴

人君及人無故衣冠變易常法國有喪服之憂

人君及人無故好敗服毛馬敗德五年內有兵革興

人君好武不出一年易位

人君無故自爲國門不出一年戎輦重寶廣以亡

人君衣屢服物無故後入近臣爲賊

人君無故自廢其志是消榮也不出三年必有荒田

外境不通五年內興兵相攻

人君好嗟異狀國將亡

貞人無故自廢六年內有兵喪

人君無故自廢其志是消榮也不出八年有失

政

衆人無故易其號上易政

衆人好反言主存就亡

人民好倡樂是謂改天下倒其上下不出一年有誅

相

人無故放聲者春一年夏二年秋三年冬四年爲

人政兵弛之象

衆人百外國有異色人此欲伐他國

人厭五數必有饑饉不出三年兵亂

人民好剝賄求必費五年教習準此占

人尚胡食番米侵境必有改易兵作

人尚反語逆臣伐主

婦人梳髮奉擾如查國破大亂人民流徙

婦人梳髮而首空書眉不整口國欲亂人流亡

婦人梳髮插插國變不臣各持干戈

小兒奪土車載戰者四夷侵國

小兒棄土車載戰者不臣兵起

小兒衝轍中以土自塞爲營不出一年有兵守城一

曰是謂營不下守不出一年有兵攻城

小兒爲旌旗車載戰者不出一年有兵革興

兵興不出一年

人身上神在心之神在目故目中常有神光神光

去即災厄至或當於暗處以手指兩脣角搖其

光赤黃白防兵害黑有憂凡有疾病神光不存七

出行忽然動是神光急急尋神光雷電好人里防盜宜

備之

將兵全營必察神光不在必有大厄

飲食起居凡有心動須察神光不在急防商客若舌

春神光左日光右月光從左去右日光明則貧從右去

日俱有火不能害

渡江河必先察神光不存勿渡左目燭爲他人事右

目燭爲自己事

春秋八月葬人殺陳化

公羊傳陳化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爾之深化絕

也曷弗祀之難也其賦奈何外洋也是乎淫浮乎葬

葬人殺之

殺采佛陳化者陳君也其曰陳化何也正夫行故邑

夫稱之也其色天行余何陳儀蓋毫無子蔡與陳

耳忽聞聲喚或忽聞如雷鳴鼻忽聞臭靡昔是豈候

安察神光隨光所在之方去之

天就日觀占

將軍眼觸動耳鳴及無故自驚不自覺而吐噉皆爲

下人有謀

將軍蹤中高語自覺毒竊計謀必成

人事異部總論

書經

夏書五子之歌

雖猶有一千此未或不亾

商書伊淵

曰敢有侮善于宮廟取于室廟謂巫風取有廟宇貨

比遺金財政略謂淫風敢有侮善者巫臣送者微

必喪君者有一千身國必亡

春秋四傳

桓公六年

春秋八月葬人殺陳化

公羊傳陳化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爾之深化絕

也曷弗祀之難也其賦奈何外洋也是乎淫浮乎葬

葬人殺之

殺采佛陳化者陳君也其曰陳化何也正夫行故邑

夫稱之也其色天行余何陳儀蓋毫無子蔡與陳

人爭食祭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
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于秦也

人事異節記事一

今王其奈何射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射
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
殷商者八百諸侯皆曰射可伐矣武王曰善未可知

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鬼與而射
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傷厥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
之命曰射天武乙復於河潤之間舉雷武乙震死
帝紂查辨捉來見甚敏忖方過人手格猛獸知足
以聖諭言足以傷非矜人臣以能滿天下以獎以爲
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爲婦人愛迫已過已之言
是從於是便陶冶作淫聲北里之舞靡原之樂厚

賦發丹青鹿之錢而盈鉅構之裏豈收拘馬奇物
充何官室盡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蓄鳥蠻其中慢
於鬼神大威斂斂於沙丘以酒爲池醉肉爲飯男
女相逐其間爲長夜之仇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
者於是乃用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
邦畢侯淮侯故神降之吉慶而正勃勤制
按周易服怪人不入宮庭凡妖魔怪人之甚者而
登臨其室驚避者之側應日月犧牲天瑞占
之私情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公信爲神靈所憑
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
爲妖孽妄者則當投畀畜不宜令我近斯則若
以谷或是神祇否體爲國作眚者則當免之若
弭其殃不宜令神自咎其私變也臣愚以爲
陰陽開泰興萬物亦是私俱相應惡陵介忌類陰
下採臣愚僕特遣谷出臣以入多蒸蒸史任敷心也
等惟義是視

人事異節記文

晉郭璞

任谷所爲妖異無有由因由陛下元豐廣覽欲知其情

兵距之戰野甲子日紛兵敗走人豺狼空其寶
玉衣赴火而屍廟武王滅新村禦暴之白旄震組已
必致之於王夫張三爲華人三爲華女三爲華王由
不取草公行下衆王不參一族失繫之物也衆
以美術女而何猶以舉之王猶不慕凡爾小麗小
醜王就棄夷公良民大曰王室將卑大業公好
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
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取焉則可專
也所惑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
人者濟濟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施普天休復懷之來也故頌曰恩父後克配

弗聽商客者百姓愛之奸殺之及西伯倒臥僵
之封之臣羅伊聞之而咎周恐害精日天災既我
啟命假人元龜無解知吾其先生不布我後人維王

澤用自絕放天乘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逆
各武公以括允戎見王立戰楚仲山父説曰不可
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辭公若

各武公以括允戎見王立戰楚仲山父説曰不可
立也不願必犯犯王命必誅放出令不可不願也令

蓋兩木之激也嘵渴其源木之苦也將拔其根是以
延年之家有名而墓平古之族先知滅門

子曰石碏純臣也惠州吁而厚惠大義滅稅其是之謂乎
伯溫既而卒平伯曰五父必不怨如鄭溫置士申及溫
如陳溫置辛已及陳侯申亦知陳之將亂也桓五年
陳侯卒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六年蔡人殺
陳佗
八年鄭公子翬如鄭逆婦媯辛以媯氏歸甲寅者
于鄭辭了送女先禮而後祖禮也子曰是不爲夫婦
謀其私也私也何能以吾相十七年高渠蒙叔欲殺
公而立公子登
桓九年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
初獻羹委餽厲公曰曾大子其有憂乎非啜所也
十年春曹桓公卒
十三年春葬屈瑕死葬畢伯比送之葬謂其御曰吳
叔氏必敗豈盡歸之也遂見葬曰必滅謂其君也葬之
葬之告夫人叔父也鄒叔孫曰夫其非葬之謂其君也
君葬小民以誌諸司以德而威成故以刑也甚教
狃於誘驕之役將自用也必小隱若不責盡其不
責偏乎夫固謂君謂而好樂猶之任諭司而勤之
以令德見莫放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天豈不
知差飾之盡行也差子使相人追之不及莫放使徇
徒及羅與虞戎南戎北大敗之夷遂無次日不備嚴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遽與姜氏如葬申擣之哀谷

子卒人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中人告于齊曰
哀君若石之威不就寧車來脩省禮成而不反無
所歸智惑於諸侯使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莊公
八年春侯伎同不至請代弗許謀作亂傷公之母
弟夷仲年生公薨無知有亂於後復衣麻禫服如
喪葬公薨之二夫人因之以作亂禫服有徒祫在公宮
無能使問公曰捷五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欲
干姑遂送于子貞見夫家立而唯禫服踰于車傷足
惡曰彭生敢見射乎人立而唯禫服踰于車傷足
欲反誅於車上費弗得辟退入退處子貞見射
門却而東之責曰我象御戰車而不知之背信之貴論
先入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石之勢如死子平下遂
入我子陽子牀非君也不願見公之足千戶下達
弑之而立無知
莊公四年春王三月葬武子荆尸授師子焉以伐翬
子歸子告夫子顏淵曰余心蕩焉喟然嘆曰王禮盡矣
盈而滿之之道先君其知之矣故當武事將發大
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勞王蓋子行國之職也王
遂行卒於禫木之下

王及鄭伯入于鄖遂入成周取其實器而還冬王子聞之京樂失時殃咎必至王子貞不善不僚樂禱也夫司寇行戮君莫之不與而兄敢樂禱子舒王之位禍孰大焉臨忘憂愛必反之盍納王平武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春皆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都伯葬王自閨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殺及五大夫鄭伯享于關西得樂禱王與之武公之略自成卒以東原伯都伯效方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國陪憲王三年遷伯石越虢出王而立王子簡王處十都三年子和欲三大夫秀子國爲客聚及復傷鄭厲公見楚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莫之不與而兄敢樂禱乎今吾聞子頌歌舞不思憂患出王而代其位猶孰大焉禍福愛是謂樂禱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自閨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和及大夫王乃入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史曰是何故有之對曰有之舊之舊其君爲明主正經潔惠和其德足以招其靈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病喪而民憲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而將其君舍自洛河泽汎花名靈徵慕庶其五者國之莫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見也不過其物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夫宰忌父神傳氏及視史奉幣至廟往焉內史史從至晉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遺辭告王曰虢必亡我知不穎於神而求禱則必禍之不穎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遠之精意以享靈也惟保庶民祀也今虢公勤匱日往以逞其淫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七年春取虢海曰爰居止於夷門之外一日爰文仲使圉人祭之展禽曰越哉威子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美矣

左傳襄公七年秋盟於衛宮成鄭侯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揚以禮懷遠以德遠近不易無人不知也今茲薄其有史平夫廣川之屬微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燭文仲問禱下季之言曰信者遇也孚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君以爲美矣

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也以姓爲內臣君亦無所不盡有天下也其子杜桓惟百穀百產之多也周公薨繼之以爲我平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白后恩而降之禍起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滅此之興也嗣廢於崇山其亡也回顧信於聊陵謂之興也構杌次於不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靈鷲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尉王於邵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能以靈修懿之功契爲司徒而共濟冥勸其官而水

死湯以寢治民而除其害發動百姓而山光水玉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罹故有虞氏號黃帝而祖顓頊郊堯宗舜夏后氏稱帝而祖顓頊弟顓頊而宗禹商

人禘舜而禋奉郊異而宗易周人禘墨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降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伸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伸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授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祭示祖廟報此五者國之莫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之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在祀典今海島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伸契者也商人報焉

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雖以爲仁且知失夫仁者講功而知者慮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薄其有史平夫廣川之屬微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燭文仲問禱下季之言曰信者遇也孚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君以爲美矣

左傳襄公七年秋盟於衛宮成鄭侯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揚以禮懷遠以德遠近不易無人不知也今茲薄其有史平夫廣川之屬微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燭文仲問禱下季之言曰信者遇也孚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君以爲美矣

櫻若盡其非人以臨之雖有辭无憚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奸何以不後利夫諸侯之會其勢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孫婼叔叔叔良無國無可記哉好之位君盟吾矣作而不記非其體也其名不可謂失與夫子嘗與大子子罕曰「鄭亡王也」皆知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至于受孺先三豆爲政可問也齊侯辟焉烏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誨謂於晉

十一年天王使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鉶節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至于受孺先亦已其無禮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刑則下亡何以長世十五年秦伯伐晉獲晉侯以歸

十六年冬十月乙卯殺殺殺子華十二月會於淮澠鄭且東略也城都役人病有夜發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屬東司馬子房曰古者大臣不相用以明小爭不用大爭而尤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兵神之主也人其誰廢之齊桓公存三區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荷今一會而庶二國之君又用譖諂行之鬼將以求斬不亦難乎得死爲幸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丘之盟以求諸侯於是楚人言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霸禍也宋未嘗與焉而後敗積諸侯宋公於至楚人曰君其在此乎君已亡所以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於蕪丘釋之

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葬于人葬於豫九原縣寶泉百加翬墓六品器物出文字送於軍取鄭一以爲魚日稱其在此乎君已亡所以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於蕪丘釋之

諸叔皆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禰卒於無別無別不可
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二十八年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葵小子怒次于城

三十三年春，秦新滅周，北門左右見亡而下趙者，必敗。韓則棄戰無禮，則敗人險而窮，又不能詳能覺也。平及清鄭，鄭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非先牛九，十二指斷日暮。君聞君子將步，出子敬色，敢竊問之。子玉曰：「秦師經而無禮，必敗。」

者不勝數色焉從者之居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夕之衛且使遠守於鄴都穆公使視客館宿東城屬兵移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惟使賓客歸來矣矣爲吾子有原圖而歸之秦之有具也吾子取其廉席以開也故邑若何相如等皆當日暮有苦渴不可就也又

國語秦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問皆惠公所居鶴御
荀相嘗候不敬晉侯執五采舞不稽首內史過歸
告王曰晉不以君必襲後且曰微而不免王曰何
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
守之不克固之不盡吾其遠也威情而遠

鄧在溫等曰余一人有辱無以爲夫萬夫有辱在余一人是在廢道如是之嚴別雜汝衆國之不教則罪前輩也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委以直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乎以行之歟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也而昭明物則禮也猶義庶乎信然則長農使民之道非也

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顧非信不行今晉侯卽位而背外內之誓盡其惑者來其言也不敬王命棄其

皆無能繼。王無夫，天子事復重。幸大者必參，及故宮侯。王人亦將誣之。彼若其猶人也，弗贊之，大臣見其蔽拂而謂之亦必反。及嘉義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廢於晉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曾參。人殺子金于公。

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
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免分均無怨行報無匱
守固不偷財免不損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今不偷而
動不據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

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外義也臣入省境四者不夫
臣故曰晉侯其能繼父王其善之樹於有禮父人必
豐王從之使於晉者猶相迎也及惠后之歸王出在
鄭子侯之襄王十六年召晉公二十一年以諸
侯朝於衛選且獻先君送為義上之靈於是乎始廟
左傳文公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留宿從之
及退而還其妻問之靈曰剛商害曰泓激廟克商
明某克夫子一之其不汝乎天為剛德猶不厭凡
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惡之所聚也犯而聚不可以免
定身惟不獲其利而離之是足以之

六年春荀克於荀舍一軍使狐射姑將中軍執盾佐
之陽處父至溫改蒐於童軍中軍陽子成季之屬
也故爲於趙氏且謂趙后能曰使孺國之利也是以
上之言子於是乎始爲國政賈季母陽子之易其班

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貢季使續籍居殺陽處父
九年冬楚子越叔來聘執幣敬叔仲惠伯曰是必滅
若敷氏之宗微也子貢曰神弗福也或云及楚子
十五年齊侯伐我西鄙謂侯其不能繼也晉人其
邦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見乎已則無禮
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
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矣宋詩曰湖不相異不
長於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異於天也在周頌曰長天
之威于時保之不長于天焉何能保以亂取國參盛

以守舊而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人與七年齊
十七年襄仲如晉拜殺之夏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
之奉以臣觀之將不能齊若之語會臧文仲有言曰
民主倫必失

十八年春齊侯戎辟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
問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筮丘占之曰齊侯
不及期非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東廟祭之父爭田弗祁及即位
乃掘而崩之而使歌喪樂納廟禮之妻而使歌樂來復
五月公葬于申地二人浴于池數以仆疾薨於恐歌
曰人奪女妻而不忍一紗女席何傷歌曰與刑其父
而弗能斬者何如乃取秋公納諸竹中歸含饋而
行葬人立公子元

宣公六年齊公子翫薨真王子伯虎葬之號伯虎
告人曰無憾而食其在周易尊之辭弗過之矣同
歲第人殺之

武上之是求盡七人也其亦有七慘惡在小憲猶不
於楚也故徹之以齊而鄒乃五僕哉大以爲力天不有憲
于樵也不解人不義不群天棄之不義則民畔
且日得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者民之爲也以義
死用謂之兄奉順則謂之禮能義事功謂之仁義
仁爲德慈愚爲暴勇爲威大戰敵敵爲上帝猶同
願爲上故制我以果製弱弱以厚斥戰戰而禦合
君與君乘棄有名者國固即俱但在其三義可久
求善其上達於所政矣以有君而有其在寡不可久
也觀君叔本遠難在太祖曰臣之所欲天必從
之王叛欲歸至龍舟寢平御自歸明年死難及伯興
之孫王叔陳生翁

柯髡之舍弟襄見公兄屬公說遂步高苔特將見單
子其詔語如都見其詩讀卻見其詩化成國由佐
何患若皆有亂其君與三節却其黨之乎魯侯曰寡
人惟不免於昔今吾日制有亂急尚天道乎抑人故
也對曰君非賢更知天道見君者之客卽聽三
郤之言矣始必病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遼義足以勝目今吾昔
俟候急復自歸不能自脫合而處不自曰其心必變
目忘不相負何以能自脫合而處不自曰其心必變
予觀存亡故國猶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觀懿必若無
謬則可以知衡矣禮道日就其義足高見其懿也
東日反其信懿注日離其名夫以成義足以繼德也
口以止信耳以懿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戎有咎

聽無聲氣也。言無遺憤也。天正德之道也。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誠德之相也。爲官休職不貳本事也。明文相德非固何取成公之歸也。告誨謂之苦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既往矣。後之不知其必大。此且吾聞之成公之主也。其母夢神祝其賢以豐曰。使有吉凶。而爾孽之孫。故名之曰黑孺子。今再至矣。公曰。雖此其孫也。而命德者。恭此其誰諾。及厲公之亂。召荀偃而立之。是爲悼公。左傳成公十四年。衛侯有疾。孔丘子衛惠子立敬叔。之子衍。以疾入于冬十月。衛定公卒于夫人姜氏。既葬而見鬼。鬼大子之不哀。而不内。厲公怒。召夫尹也。不善。衛侯之政失於不本。人鴻呼。大禍崩歿矣。夫君不復禦也。使上社禳大木。闕之無不獲。惟禦文夫。自是不嘗舍其重器於衛。蓋莫高麗而其善皆大夫。衛侯苦。成叔。荀偃。子相。苦。成叔。做。荀偃。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古之。爲。食。學。也。以。製。嚴。儀。皆。廟。廟。也。故。詩曰。君子。無。好。色。子。曰。鄙。凡。其。不。免。于。善。人。天。地。之。祀。也。而。奔。葬。廟。之。不。匹。何。符。初。伯。宣。每。朝。其。妻。要。戒。之。日。盜。盜。其。道。也。按。十七。年。十五。年。若。三。季。魯。伯。宗。廟。而。殺。之。及。楚。弗。忌。不。祭。宗。廟。也。故。詩曰。凡。鄙。好。色。子。曰。鄙。凡。其。不。免。于。善。人。天。地。之。祀。也。而。奔。葬。廟。之。不。匹。何。符。初。伯。宣。每。朝。其。妻。要。戒。之。日。盜。盜。其。道。也。按。十七。年。

主人民惑其上好好惡言必及於難者
反曰敵利則進與異之有申叔服老矣在中聞之曰
子反必不覺信以守禮籍以比身信義之區欲免於
乎十六年晉侯使郤至載楚於周與單襄公詣釋辭
其伐單子諸大夫曰溫季其亾乎位於十人之下
而求衛之惡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附階何以
在伯夏說溫季曰豈當在明不見是獨憤其稱也今而
明之其可乎十七年晉督厲多外娶反自鄭欲弑書去單大夫
而立其左右胥童引告兄之驕也欲怨氏而要於鴈
公郤鍛夷羊五田五亦要於鴈公郤鍛與長魚鮀
爭田執而桔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轍既矯亦發於
屬公樂善悲苦至其不從之已而敗楚帥也欲殺之
使公子子良曰此戰也欲自除此必敗吾固奉周君
之未至也與軍隊之不具也欲自除此必敗吾固奉周君
以事君公呂夷惠書曰其有立不然豈其死之不恤
而受敵死乎君嘗責使臣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榮
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視之信還懇欲至屬公出與姓
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冢寺人張孟懿
之鉶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人厲公將作懲省重
日必先三郤鉶大父多欲去大族不倡猶有書公
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不知害民勇不亂
夫益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惡將安用之官實有臣
而殺之其訛君何我之有非吾死後若殺不奪將

裕民人之謂也。是以年也者，令聞不心之謂也。新引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至于朝夕不忘成王之舊可謂不恭矣。將失所保，以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庶矣。凡人若能類物以混淳，民人必有章。子孫蕃育之謂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焉，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外於它矣。

國子司馬司子耳爲司空子孔子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臣侯若姑女父子師帥師以人襲攻敗政於西宮之廟殺子順子圖子耳劫魯伯以如北宮孔却之使不果
十九年衛之弑共叔昭
本必不有其宗祏焉出五年正月

二十二年荀子於商君事侯荀子曰商君之法必不免乎商君之經也商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忘體失久故不立是以亂也去二十六年荀子教光

公國也。不可與也。積木累織城郭，恃此二者，斯而不懼。其民其君弱，公子侈，大子卑，大夫傲政，多因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一年矣。春秋傳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叔孫殺至自會，見孟懿子。子歸之，曰：「吾將死矣。夫子不以諭？」仲孫閱曰：「諭也。九十八十者，非我所知也。若从之，爲政於其餘平。吾于盍者，弗善也。」子孫晝之，可以樹君子也。管子君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備政而政在大夫，祸子懦弱。大夫多食，彼無厭。若未及也，亦咎其懦也。子歸之，伯曰：「人幾何？誰能無偷懈？」不及夕，將安用樹叔孫而出告人曰：「孟懿子死矣。吾諭諸也，而忘之也。而又焉若也。與季孫宣子不從，及叔文子卒，言官宰。吳政在侈家，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俟惑不共信。求榮，豈豈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二十四年者侯便策鄭使佐下軍行人公孫彥如晉易鄭鄭聞知曰敢問降附何由子羽不能對辭以愚所明然朝日是將死矣不戮將亡貴而知權權而求降附者知人也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疾薨薨而憂也春秋左氏

二十九年齊高子卒及宋朱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賈出司馬侯於知伯曰一子猶尚不免于客專司徒侈者甚其王也知伯曰何如對曰辱則速及侈慢以力成威則人實斂之將及亥秋九月葬公孫彥公孫彥放其大志止於北燕公孫二十年冬十月宋華定出奔陳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公孫彥之子也定公十六年冬十月

三十年六月鄭子產如鄭歸葬公孫彥復復命告大夫曰豫

公作楚宮櫟穀曰大賢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若
差也天故作其咎若不復違楚必震是宮也六月辛
巳公薨於楚宮歎九月己亥孟姜伯宰卒立敬懿之弟
齊愍之子公子利櫟穀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
何必立長年也擇賢自立古之道也而有嘉客
何必死子且是人臣也居喪而不哀豈在立之而有嘉客
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
憂武子不羈卒立之比及葬三易服哀君姑孰於
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
也昭公二十五年卒季氏葬于齊
將死矣息於其位而不知已甚兆於所安能無從乎

人固地不可與也聚兵粟儲城郭恃此二者而不廢

禹侯在是北宮文子見令尹闢之威儀於衛侯曰
令尹似君矣無有終志斷我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言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豫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
儀只無謂焉其勇不制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
哉所謂威儀對曰有威儀可貴謂之威有儀而可重
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能象之故
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
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家廟是以下皆知是以能
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逾也言若臣
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許曰朋友
攸聚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
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幽畏天方小國畏其德畏其言而
愛之也詩云不叡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射
因文王七年著舊皆德之因於是乎推而歸之可
謂愛之文王作射由而降為臣禮齊魯之士皆稱文
之文王之功天下歸而歎美之謂之禮射之文也自
古而然也君子之德莫不如此也蓋射之文也自古
而然也君子之德莫不如此也蓋射之文也自古而
然也君子之德莫不如此也蓋射之文也自古而然

州宰曰子姑憂子皆之氣皆亂也子羽曰當審者在
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孺子曰吾代子恩矣陳
公子招曰不更何成子子樂子衛孺子曰苟或知之
誰憂何害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共焉

晉樂王對曰小旻之章喜苦矣告從之退會子羽謂
子皮曰叔孫叔而婉宋左師荀而禦樂王辭子而敬
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
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子難憂害夫弗及而
要與可憂而案與憂弗害者取憂之道也憂必及
之大善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光憂莫能無
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八年陳招殺太子圉
弱齊君當身各無患

天王使劉定公奔趙五穀於衛劉定公曰美哉
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食各與并見渴奉以
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產亦遺穀禹功而大禹民
乎對曰老矣非吾能知吾猶能遺穀傳食朝不謀
夕何其長也劉子謬以語王曰禹所謂老將知而覺
之者其趨孟之而南乎爲晉江卿主諸侯而備於
宗廟周廟則滅之強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
懦矣諸侯暮往若獲諸侯其處甚甚民弟舉也將何
以終夫以聖取不義而免必以爲道退以達弗可
久已此語十二年

秦子有寵於桓叔二君於京其母曰弗去懼遷安
卿道曾子率其軍曰秦伯之弟誠出肴罪非
伯也后子卒曾侯送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晉
離故都孫子曰楚公子矣矣哉哉鄭子皮曰一執
戈者能失矣子家曰第吉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單
曰此行也辭而假之私君難行人博曰假不及矣伯
亥氏

昭公元年正月會於虢二月甲辰盟楚公子固歲服
離故都孫子曰楚公子矣矣哉哉鄭子皮曰一執
戈者能失矣子家曰第吉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單
曰此行也辭而假之私君難行人博曰假不及矣伯
亥氏

五年春王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既而晦不盡
十年癸卯不食不盡還晦而後晦亦如之復還而後
晦矣此語十三年

五年晉荀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子皮子大叔
夷請宋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

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更也焉能及人

接十三年
楚王弑昭王

十一年景子問於晏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
對曰察因此恭侯殺其君之歲也歲在宋春弗避

此矣急將有之然華也歲及大麥熟復楚四年之適

也楚子丘申名蔡者侯蓋侯往蔡大夫丘王食而

無信唯暮是候今幣車而甘善誨我也不如無往蔡

侯不可三月內申楚子伏甲而襲蔡侯於申醉師

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八公子集矢師師

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秦侯

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大將假手於楚以斂之何

故不克然矜閑之不信以率不討也楚王奉孫吳

以討於陳曰將定而猶有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

蔡而殺其君以固其國誰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

矣矣克有悔則表其國剝東夷而弭其身楚小位

下而取之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與所存之

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且予天之假助不與所存之

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禮國不恤我不忌君也君無

威容不顧親也國不忌若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

失國十五年公孫子為侯於陽州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陳子于廩山申無字曰不

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謀嗣侯王必悔之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歎華弗

知又不客賜子曰必亡矣諭之不憚龍光之不宣

令德不知罔福之不愛焉何以任二十年冬十月

華定出奔陳

十五年晉荀躉如周葬穆侯葬謀爲介仲弱除喪以

文伯墓棺以尊王曰伯氏請俟皆有以備葬王室

晉猶無有何也文伯請許謀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

明器於王室以葬其社稷能盡葬廟於王宮居

深山幽致之不疑而遠於王室請不以葬王室不取

其所以厭器王曰叔氏而忘叔父唐叔承王之

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寡密乎鼓其大路文所以大

見也顧葬之甲武所以允尚也庶反受之以處參虛

匡有疚疚其喪之之路微微而忍不忍虎貞文公

愛之以南陽之田撫恤夏非分而何夫有勤而

不廢有績而戴奉之以上田蓋之以桑譽蓋之以車

服明子以文章子榮不忘所謂祿也福祚之不登叔

父焉且告而高祖孫伯晉晉之聲以爲大政

功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稱美天獨不敢忘

詩曰晏天有成命后愛之成王不敢怠夙夜基命

有誠謹者專志也命者制也勢也夙

早也安安也后王二世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

文王之子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德

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稱美天獨不敢忘

司義之後也何忘忘之稱謨不能對賓出曰吾舊父

其無後數典而忘其祖新設謨以告叔向叔向曰

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娶右幸以

越日必爲魯郊待者何故曰歸也不思親也不

難也叔向曰吾公室其與乎君有大義國不廢莫有

難也叔向曰吾公室其與乎君有大義國不廢莫有

難也叔向曰吾公室其與乎君有大義國不廢莫有

難也叔向曰吾公室其與乎君有大義國不廢莫有

難也叔向曰吾公室其與乎君有大義國不廢莫有

難也叔向曰吾公室其與乎君有大義國不廢莫有

難也叔向曰吾公室其與乎君有大義國不廢莫有

難也叔向曰吾公室其與乎君有大義國不廢莫有

難也叔向曰吾公室其與乎君有大義國不廢莫有

喪賓又求彝器樂甚矣非禮也辭之來嘉

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離貴送服禮也王雖弗

送喪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一

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奧義以忘經而委舉典

瘠焉用之十二年夏四月王崩於宋鉤比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復毛伯孤而代之長

弘曰毛得必是足尸禮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

不知周禮之不愛焉何以任二十六年毛伯奔楚

新書禮空請下篇晉叔向勤於周發帑大夫及華卿

公卿享之便而敬賓禮庸同是禮而從享庶無

私送不違郊誅或矣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

聞之曰一世不再母今周有華子以爲臣周其復興

乎史臾有告曰勤莫若敬居莫若儉執莫若勤事

莫若春今蟲子皆有焉夫官室不崇器無禮也

身恭潔外內肅敬也喜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

也賓之禮事君上而恭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童

之以不侈能辟惑矣居勤勤敬懷恭恭事君而能辟怨

以爲卿佐其有不與乎夫天有成命之盛德也其

詩曰晏天有成命后愛之成王不敢怠夙夜基命

有誠謹者專志也命者制也勢也夙

早也安安也后王二世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

文王之子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德

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稱美天獨不敢忘

司義之後也何忘忘之稱謨不能對賓出曰吾舊父

其無後數典而忘其祖新設謨以告叔向叔向曰

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娶右幸以

越日必爲魯郊待者何故曰歸也不思親也不

難也叔向曰吾公室其與乎君有大義國不廢莫有

難也叔向曰吾公室其與乎君有大義國不廢莫有